

小說月報叢刊第七種

死後之勝利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利勝之後死

著 照統王

1924

登場人物

何蜚士

二十餘歲之青年畫家，其爲人富憂鬱性。

吳珪雲

家庭女教師，性質剛健而縝密，喜文學，年二十餘。

蘇惠和

國家銀行總理，爲人夸大，而富有資產，年五十餘歲。

蘇慕愚

惠和之子，年三十五六。

胡虛瓊

慕愚之妻，年二十八九歲。

周餘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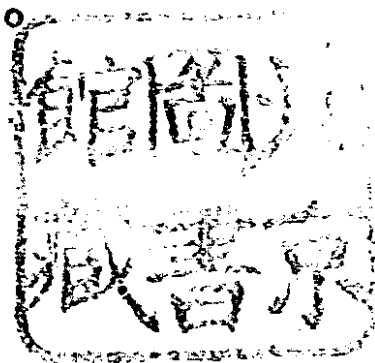
慕愚之狎友，性狡猾，善於機變，年三十六七歲。

蘇富生

慕愚之幼弟，十歲。

蘇華生

慕愚之妹，八歲。



165582

死後之勝利

慕愚友人二人。

僕役數人。

警吏三人。

婢女秋芬一人。

畫家韓無年五十餘。（爲周餘商之化裝。）

畫家七八人。

少年某甲，某乙，二人。

第一幕

場上作花園之一角，爲一書室。室中玻璃窗皆啓，有紗幙遮却一半，從掩閉之紗幙中，隱約見有人正在窗下閱書。室中陳設華麗，盆花書架，位置皆精巧。室外青草如毯，有梧桐一株，正當門側。遠處有亭，花草掩映中，遙遙可見。草場上

有男女二童，正拍球作戲。即蘇富生與蘇華生。啓幕，二童拍球跳躍，約有五分鐘。

〔富〕這個球起得真好！唉……我的……這個球。

〔華拾球內立一側〕你的好哥哥！不害臊吧！拍不起球，還奪人家的球呢。

〔富〕華生，你作什麼？我的球，你拿去，我跟爸爸講去。

〔華〕爸爸……

〔富躍前作欲奪球狀〕和先生說去……你敢

（吳珪雲由室內出，着淡白衣裙，一手持未合之書。）

〔吳〕你二人又作什麼呢？（言時態度從容）

〔華前行倚吳身後〕唉……唉！哥哥不會拍球，還要搶我的球呢！

〔富至吳前叉手立〕她……都是她……

〔吳〕富生，你又惹你小妹妹了。不要拍球，同我唱歌好嗎？

〔華〕擲球於地與富生同歡呼！唱……唱蛾子飛吧。唱蛾子飛吧。先生取風琴去！

〔吳〕用雙手各挽華富！不要風琴了，我們就唱吧。

（同唱。吳以手作拍狀。）

〔華富同唱〕

黃昏後，草木香。愛向閑庭納晚涼。弟弟笑，妹妹跳，合唱一個蛾子調。

蛾兒蛾兒你莫飛，上我衣襟吸露水。

〔吳〕走吧。我們到果林中拾落葉去。

〔華富〕去……去……（時亭中一角微現人影）

（吳攜華富手同下。慕愚着洋服，帶玳瑁框眼鏡，由亭後緩緩出，作遙望狀。）

〔慕〕這一次我可看得很清楚了，咳！可愛的女教師！她的白潤的雙手，怎麼不教我……？
（作握手狀）

（左側有輕咳聲。慕愚之妻胡虛瓊，着家常衣裳，手執花一束，低首走上。將及室側，驟見慕愚正在凝思，乃却立於室牆之側。）

〔慕〕比着我那個討厭的……十倍……百倍……

（慕愚之妻聞其言，面色微紅，出現於慕之身側。）

〔胡〕討厭又待怎樣呢……

〔慕驚却數步。〕天啊！你甚麼時候來的，倒給我嚇了一下……我不是沒說什麼吧？……哦！好晴朗的天氣……！噢！你的頭髮，今天怎麼梳得這樣標致啊？

〔胡冷笑〕天氣好啊！所以你來，我也來。橫豎也是討厭，却偏遇得巧呢！

〔慕〕什……麼……？

〔胡正色〕我說你這個人，孩子都多大了，也得自己看開點。你也不想自己整天的作些什麼事，也配得上和人說話。還存着什麼妄想？你也太給弟弟妹妹們丟臉了我……（作悽惶狀）呢，進了這個籠子，只好作假意的把戲，隨從着你，可也有什麼法子論理；你也該將心收收了。在外邊胡鬧，誰還管得着，你怎麼又這樣的妄想？我勸你，你會不肯信。我自己知道，也是你家的討厭……

（泣下）

〔慕故作驚疑〕哈哈！你別要撒嬌了，吃飽了飯，沒事做嗎？那里來的這一大套話，教我不知從那里回答你。唉！美麗極了！泪珠可是你的寶貝，親愛的少奶奶！你來作甚麼呢？

〔胡〕作甚麼……我因為院子裏的秋羅花，開得比園裏的好。下午沒有事，便剪了一把來，想送與教師……送與密司吳呢……我走到窗外，便知道她沒有

在屋裏。你在這裏出什麼神呢？你只是屢次得罪人家，何苦呢？自討沒趣！我雖糊塗，能有你這樣……教我怎能夠不悲傷呢！（以巾掩面）

〔慕〕近挨其肩且持花作嗅狀「香……甜蜜的香！我想她的髮香，比這個更濃烈呢！更清芬呢！（伸舌狀）虛瓊……你想甚麼呢？我有什麼呢？我因有點作詩的事……作詩的需要吧！我在我書室裏，悶不出一個字來。所以逛到這裏，找材料呢。什麼密司……教師，與我有甚麼相干！（作詭笑態，吻胡額上之髮，胡躲之，立於亭側。）

（慕愚之父蘇惠和，着華服手雪茄煙，急步上。突見慕愚大呼。）

〔蘇〕慕愚，慕愚，你……那里都找到，偏偏在這里呢。

（慕胡皆正色肅立。）

〔蘇〕原來你們倆都在這裏玩呀，女教師沒在屋子裏嗎？

〔胡〕沒有。

〔蘇〕這個消息，我知的最早。我剛從銀行裏回來，便差人找你，都沒有找到，所以我自己上園子來，找了半天。因為……商界上秋季大賽馬，已定於十月十五日舉行。還沒有發廣告呢。第一名是有極大的名譽獎品的銀杯……名譽狀，……都有。我想你平日是有練習的，只是沒有好馬。我想以我在銀行界中的名譽，這個第一，能會讓別人奪去，那太沒光彩了。我已打聽得是有一匹極有訓練的馬，他們正想賣呢。今天下午，我與人約定，你自己去看一次，買回來多加練習，第一獎可有把握。……

〔慕驚喜〕是啊！我們須趕快去……去！爸爸！同我去嗎？

〔蘇笑〕我的事情多呢，你自己去吧。橫豎我也不知道好歹呢。

（蘇與慕同趨下，慕猶回望其妻，作詭笑。）

〔胡〕可怎麼好，成天只是這樣。嚶！（回身將走，吳由內出。）

〔吳〕那不是密散司蘇嗎……好美麗的花！

〔胡拭泪痕方回身〕好妹妹，你知道人家專爲送花與你，在石頭上坐了半天呢。

〔吳〕你爲什麼在石頭上坐，同誰說話咧？

〔胡〕自己呢……

〔吳〕好吧。我剛從果園中，將他們送出園去。沒有事了，清閒得很，你老是不肯到

我這屋子中來坐坐。

〔胡〕可惜我沒有多少工夫。

（二人同入室，胡將花置諸案上之磁瓶中。）

〔胡〕像你這屋子，才配這花的美麗。

〔吳由懷中出洋裝小冊書一放几上斜倚椅背〕什麼配不配，我從不贊成美麗

的，不過我却喜歡花的生機呢。

〔胡凝視〕生機是什麼？

〔吳〕又來了哲學家的話了。我想無論人，或是植物，卽至於山上的石子，都是不能缺乏生機的。說個譬喻吧：譬如你來到我這屋子裏，呆呆的坐着，不言不動，有什麼趣味呢？譬如一個人，只是知道早起、吃飯、睡覺，有什麼益處呢？生機就是生命性的揮發，與生命之流的流動。惟有生機，能以創造；能以進化。這美麗的花，是有生機的。牠並不是只美在顏色與形狀上，是美在有生機。不然；若是一朵紙花，照這個樣子，不差分毫的作成，怎麼便不好呢？也就是沒有生機的緣故。人生也只是憑仗這點生機去創作、綿延，展開這個宇宙的本體，在進化的流中啊！

〔胡〕哦！每聽你的話，我雖不十分明白，可教我知慧上，增添了無量的活動。你不

但是我弟弟妹妹的教師！我這個弟子，也應該聽些啊！

〔吳〕一手拾書〕不過你和我境地上不同。其實各人的由外來的知慧量，自然因學力有些高低，而內在的知慧的本體，誰與誰也沒有大的區別。譬如你所採來的花；牠不能言語，不能行動，你能說牠沒有智慧的本體嗎？如沒有時，牠的生機從那里來？……人有智慧的本體，所以同情心、創造心、愛他心，都是平均的發達。只要心中的智慧之鏡，不受外塵的蒙蔽，這一些可貴的心思，誰能沒有。固然，我相信世界上，不能都是完完全全有同情心、創造心、愛他心的，但至少也要有一部分……

〔胡凝思〕妹妹！請你解釋解釋什麼是愛他心……譬如變愛的愛，也是愛他心的愛嗎？

〔吳笑〕你真聰明……戀愛啊，我是切實的告訴你：我是沒有一次的經驗的，我

只憑學理上的推測，與人類的天性的觀察，說說吧。戀愛的愛，的確與愛他心的愛，不是一個鏈子上的環呢。……戀愛是人們的生機剩餘的發洩，與保持原有生機，使之繼續上升與擴大的第一個方法。自然，愛他心當然包括在戀愛之中，而戀愛的領域，則能包有同情心、創造心、愛他心。而且我常以為戀愛的真髓，確是最高藝術的表現……

〔胡〕罷罷，你越說我越聽不懂了。

〔吳正色〕藝術不是人類生命的表現嗎？你想人類生命的表現，最重要而且最大的，能過於兩性的戀愛嗎？戀愛是人生內在生命力的衝動，與生機的發射。其實也未嘗不可說牠是藝術的最優美的活動。我們曉得藝術是生命之網的外緣，人們一切精神上的活動，都借牠表現出。戀愛最富有藝術性的，因為是活潑的、真純的、惟一的、不可思議的、盲目的。這些條件，都與藝術是一樣的。

再進一步說，戀愛能包括藝術，藝術却不能包有戀愛……至於單純的愛他心，大而至於犧牲了性命去愛他人他物……

〔胡〕怎麼爲物的犧牲，也爲算得愛他心嗎？

〔吳〕自然。自來爲嗜好音樂、嗜好文學、嗜好繪畫，而病而死的……唉！這等神聖而清潔的愛他心，我們應當怎樣的去表示尊敬他，崇拜他呢！

〔胡點首〕但……

（婢女秋芬，梳雙辮，由後面上至室門側。）

〔秋〕打過五點了，請你預備晚餐去吧。

（胡起立，）

〔胡〕過幾日我再來吧，你的話我雖不全明白，但我在學校裏十幾年，却是沒曾聽見過呢。

吳笑與握手。

〔吳〕 噯！你的手，怎麼這等冷？

〔胡〕 我是沒有同情心的人……（笑，轉身同秋出幕下。）

第二幕

仍如上之花園景。但在冬日之晚，地上及樹枝皆帶微雪，此爲慕愚之書室。電燈明亮，室中備極富麗，但多玩具，無書籍。慕愚與偵緝課長周餘商，對坐燈側。蘇斜倚於安樂椅上。周一手紙煙；一手持報紙，置膝上。

〔周〕 今天報紙上說街市上銀根更是奇緊，當這種差事，薪水那能夠交付完全。即一月有三幾百元，能對付什麼事……（蹙眉愁思）

〔慕〕 那有什麼呢……哼！

〔周〕 你不要說自在話，誰能有你這樣清福。吃穿固然不用說，即化去三千五千

元落得快活，還不夠老人家一筆借款的小回扣呢。你們作官人家，只知某總長的兒子啊，誰知各人的困難……

〔慕稍轉身〕咳！不必誇窮了，你們多麼消閑，有薪水用着。更是你的權力，到那里也沒有人敢得罪你像我……

〔周作不平狀〕你又怎麼？

〔慕嘆氣〕唉！苦極了！你大約不知道我的難過吧……

〔周凝視少頃〕怪不得我說自從秋季賽馬會，你得了頭獎，一時報紙上的記載，人人誰都稱羨你馬術的精良。怎麼你反倒日日的黃瘦起來？我們的俱樂部中，也不常見你的踪跡。你到底有什麼心事呢，左不過吃飽了沒事作，悶的急吧？……

（慕不語。）

〔周〕但這不是說閒話的時候。年關到了，我這一筆二千元的債務，你能夠給我騰挪嗎？我想一定是可以的……再不然，可以與老伯說一句話，省得我自己去吃沒趣。又拿出架子來訓示我。

（慕以兩手掩面，無語。）

〔周微點首〕你怎麼樣？難道你這少許的款子，你不能給我清楚嗎？若教人家到我家去的時候，是怎樣的丟臉！而且我父親的性格，也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燃燈的，到那時我將怎樣？

〔慕〕你別的逼我了！你知道我精神上的苦悶，比較你，又……

（周已會意，作狡獪狀之冷笑。）

〔周〕罷罷，不要再提起我這種事。但我冒昧，可以請求你告訴我你有什么困難的事？我或者可以爲你出力嗎？不過你以爲是永遠藏在心中的祕密，是永遠

不了的事，那我就不敢再問了！

（慕）愚下掩面之手，面現黃瘦狀，少視周無語，起而徘徊。周亦不語，惟以眼光向膝上之報紙，而時時偷睨之。如此約有五分鐘。）

〔慕〕可以吧！我早想到你，或者我也不受這場氣苦了……

（周無語）

〔慕〕論理，我還應有這種思想嗎？我配得上有這種思想嗎？這種思想，在我，是罪惡？還是幻想？我也不知道，而且我也不計較他！

〔周〕什麼大不了的事，還值得這樣鄭重。

〔慕〕本來是我自己的妄想吧！但我就是這等的脾氣，有什麼法子。什麼是善良的思想，與惡罪的思想，於我有甚麼呢？雪是白的，不錯，在污泥裏，一樣也就相溶合了……她是我理想……不，就實際上說，我能辱沒她嗎？算侮辱嗎？我心

上的確，以爲這也是神聖的思想。人家罵我無恥，也隨他們吧。我再也不能忍受了。不嘗蜜蜂的蜜的，那知道毒刺的滋味……

（周故作不解狀。）

〔周〕你竟然成了演說家了，不過意思太晦澀些。

〔慕正立周之對面〕火是不可滅的，唉……唉！不滅之火……我……

（搓手作難堪狀。）

（周靜視之無語。）

〔慕〕告訴你，你能有法子啊！

〔周〕不知布的大小，教我怎麼下剪子呢。

〔慕〕好啊！我告訴你吧，只是我不能愛……我死了，我走……說啊！

（慕附周耳低語，語音不能聽。約十數分鐘。而室外又降微雪，着樹枝作響，

後慕愚頭伏於案，作頽唐狀。

（周聞慕語，惟點首，及語終，蹙眉作沈思。繼而無意中翻新聞紙，眼光忽着一處，作頓悟狀，微笑語慕。）

〔周〕她是不是愛研究文學與藝術啊？

〔慕〕她，她極嗜好文學與藝術的。常聽見讀些古詩，和西洋詩，而且她也常常學畫，而且你不見她在雜誌上關於文學的論文嗎？我還是聽……聽虛瓊說的呢……

〔周起立〕……什麼你先看看這段新聞吧？（以報紙授慕）

〔慕讀報音細不能聞〕你又搗鬼，這不過是全國繪畫賽會，明年開大會，有什麼關係……有什麼關係……

〔周〕你太糊塗了，你的神經那里去了？我想她既是藝術的女性愛好者……

(附耳與慕低語，約五分鐘。慕色然喜！又似躊躇！)

〔慕〕我們與文藝的社會，遠得多呢！誰知道什麼樣的作品，才能……

(周搖手。)

〔周〕我自然有能擔保得第一獎的計畫，因我早聽見有個人預備了一幅巨作呢。聽別人的話：他這一次，也是拼了青年的生命，要作求得勝利的結果。我想必……

〔慕驚疑〕誰？

〔周〕你儘管先不要問，但看成功吧……

(慕大悅！忽回憶。)

〔慕〕這事全交付於你，我希望之花求你灌溉啊！你不是剛才要用一筆款子吧？

〔周作不經意狀〕那算什麼……

〔慕由皮匣中取出紙幣〕這是四張五百元的票子，我還沒有用過的，你可先拿去……但我知道你也不是急用呢。

〔周緩緩接過〕也好，錢與你的希望，統統交在我的手中了。你不要多心……唉！外邊的雪下的很大了，再會吧！定準可以……

（彼此一笑，周外出下。慕癡立門側，作愁思；又作喜悅狀！雪愈大。幕閉。）

第三幕

俱樂部中之一側室。室中盆花鏡屏，及几案酒煙等皆備。陳設爲新年元旦之狀，上掛小國旗。

室右側長案上，爲周餘商化裝之韓無，五十餘，着極清雅之西服，領帽俱皆整潔。方手持一繪畫雜誌。但目光却時時對室內，通左壁之門凝視。

〔韓〕看壁上鐘〕已經四點半了。他不到這里，或者躺在家裏……不，我探聽這邊的侍者，他每年的今日，都在這里作半天的消遣啊！

（起立對鏡，自視整其領結。）

〔韓〕我的化裝術，居然可以……（詭笑，按電鈴，一白衣侍者應聲上。）

〔韓〕取一杯威司克來。

〔侍〕是，沒有別的需要嗎？

（韓搖首，侍者下。）

〔韓〕爲甚麼我心裏跳得很……

（通右壁之門忽啓，二衣服都麗之少年，前後上。）

〔甲〕這個屋子不好。

〔乙〕且是已經有人在那邊了。

(二人同視韓，韓現失望之色！)

〔乙〕我們另找一個屋子去吧，我們不願有別人亂了我們的興致。

〔甲〕(出至外門側低語) 這個人好似等候什麼人。

〔乙〕不必理會他，却像個藝術家的風派，不過我從沒見這樣一個人來過一次。

(二人同下，韓現不耐狀。通右壁之門突啓，何蜚士着破碎帶顏色點污之冬衣。眼光直視，髮蓬蓬數寸，一手握門鍵，立而不入，韓頓起立。)

〔韓〕請進來！你是蜚士先生嗎？

〔何〕哦……

〔韓〕是蜚士先生嗎？

〔何呆視〕有什麼？

〔韓前執手〕巧極！你真是信實的人！你不是爲應一個韓無的請柬來的嗎？

〔何〕是……不過我從來沒接過一個人的請柬。……昨天晚上接的。好在每一個元旦的下午，我也到此略爲休息的。咳……一年之計，如今怎樣呢？……

（侍者手酒杯上，置案上，注視何！）

〔韓〕好了！再來一杯，有好的點心，帶幾樣來。

〔侍〕是，先生沒有別的需要嗎？

（韓不答，讓何坐。）

〔韓〕我是請你的人，你知道我也是與你一樣的職業。我們孤身在這個大的都市裏，只憑心意與手力，描寫出最大世界的片斷的影子來……

〔侍〕先生沒有什麼東西，你可以要用嗎？

（韓不答，侍者慢慢退下。何聞韓言現注視之色。）

〔韓〕我早已知道你有繪畫的天才。從前在一個朋友家裏，見到一張小幅，我當

時非常驚異！以爲現在那有那樣天才揮發的作品，與所用的特異的色調。我那朋友告訴我，他用一元錢從街市中購到的。我由那時就把你的名字刻在我酷愛藝術的心中……費了怎麼長久的工夫，才打聽到你的寓址。我何嘗不想早去同你握手呢！說來我自覺慚愧！我既在學校中當教授，以及由人家請求我畫的作品，非常之多。我要對於我藝術上負神聖的責任，只好耽誤了同你把手的希望！直到去年的年終……唉！那是何等的痛苦啊！爲藝術而有真正理解的人們，不得聯合，是怎樣的可惜，與可羞的事啊！我再不能忍待了！希望與渴慕的影子，任怎樣都退不去我的心中！冒昧而倉卒的給你那封不速的請柬……在這個光明、快樂、溫暖的元旦，請你到這里，我們是第一次訂交的紀念……可戀愛的第一次紀念呀！而且我，從我的思想上，早已把你的形狀與性情，分割得詳細。所以一見你，我就聽見我心中的絃音唱出歡迎與

愉悅的調子來了……朋友……藝術聯合的朋友，使人增添上多少的興奮！……而且我自知是個好用功，而天才貧弱的人。我自知是個世俗的畫家。並非有特異之表現的畫家。我對於他人，自來都是友視的，更多的欽望，如對先生一般的尊敬！也許你看出我是甚麼樣的人來吧……我每每不好說話的，當我獨居在屋中時，誰也不願找我去說話。我也更不與享有大名的畫家有什麼往來……

〔何以手叩盃〕哦！

〔韓飲酒一口〕哦！你不要驚疑！

〔何微哂〕值得嗎？

〔韓〕這並不是嫉妬啊，固然，在一方面我也知道嫉妬是一種美德。不要說這個，但我總以為他們的藝術之心，未能與我們相同……來來！我們不須客氣，我

們要先祝新年的安樂啊！（同飲一杯，何顏微絳，面現遲疑之色）

〔何〕你是真的嗎？

〔韓〕朋友！你不要爲藝術成了瘋子吧！我是……我住在花環路五十四號。

〔何〕立現誠懇之色，重握韓手。我第一次見有知我的人……但我向來不求人知的，我呀！悲慘是我的囚籠吧！我柔弱的翅上，再不能有光明有力的一天。但那有什麼呢……

（何飲盡一盃，掉首微歌。）

別有天地非人間，藝術之宮門多鎖。叩之不應叩再三。宮中美麗之光何燦爛，我欲喪身於其間……

〔何〕哈哈！哈哈！（大笑，髮四散。）

〔韓點首〕蜚士！你真不愧爲藝術的努力者。我在你面前的確覺得是非常的委

瑣與矮小呀！

〔何瞿然突問〕什麼是你的有名的作品？

〔韓忸怩答〕唉！這個問題，我最困難的回答。因為我雖不能，我却是樂意作超絕的藝術品，再不將自己辛苦的作品。選到什麼展覽會，賽畫會中，去給一般盲目者批評。我的聲譽，也絕不能只是任憑他們的口舌的抑揚，所以……

（何現深思之狀。）

〔韓〕所以我在自由的作品上，將來不署真名字。即在市上刷印出來的，也都不我的真名。我一時也想不起許多來，或者提起來，你也有不知道的。因為你的性格，比我更要奇怪呢。如你應允時，什麼時候，到我家中，還可去看幾樣。那末；或可有個正當的批評，對於我的作品。不過我的作品，是非常的幼稚，且單調的。沒有什麼值得批評的價值！但我却第一尊崇的，便是你的繪畫的天才！

……天才……

〔何作感奮狀〕什麼天才！不過是自然中的忌物。我們游泳於自然中，只是日長的給自然作一個順從的奴隸而已……哦！

（韓故作思想狀，以手自撫其額。）

〔韓〕你記得今年春日又有什麼繪畫賽會吧。我想必有好多的青年畫家，又爲此事慘淡經營的去作嘔心的生活……雖然我是與辦這個會的人物，都是舊友。我可再不想加在他們中間，作盲目的批評。須知他們的眼光與思想，是怎樣的狹窄與短小啊！

〔何點首〕但也不盡然吧，藝術的作品，當然是供給人家的賞鑑的。固然，無意識無目的賞鑑，對於真正的作品，不生什麼效力。但我相信在多數的人的眼光裏，或者終久可以找得到一個精細與欣賞的賞鑑者。世人未必盡是盲的吧！

我爲嗜好而到現在……唉！現在難堪的地位，但我并不抱怨世人的盲目。

〔韓起立〕的確；你的高見的評量，終不失純正藝術家的態度！像我是過於狹隘了！

〔何握拳向空〕全國的繪畫賽會，唉！我以爲你大概仍然以爲此會是虛抱了熱

血的噴薄吧！虛受時間與物質的煩惱吧！

〔韓故作不解〕哦！你這是什麼說法。

〔何〕什麼說法，我第一次告訴他人以我的祕密，其實我更不須告訴人，也沒有可告訴的。

〔韓向前〕以你的寬大的思想，能容納我一個虛妄的要求嗎？

〔何自後退〕什麼？

〔韓〕我希望的是關於繪畫的問題。

「何」叉手於胸前態極莊重」是的，能告訴你，其實有什麼避人？我到此地步，更有什麼避人的必要呢？你更不須躲避，我願告訴你！

「韓現希望之色」我理想中，願聽到一個過度而良好的消息。

「何」我是藝術的犧牲者！當我抱了滿胸前的我父親所收集的古畫的時候，在他的屍骸的前面，唉……多悲慘的命運！那時我才十六歲。十幾年的光陰與精神，全都在这上面，隨着我的青年的浪流逐去了。生命之火，在我心中，沒有再燃的原料。除了我嗜好的藝術……也有人說：愛情可以救正我對於這等偏僻嗜好的病。但我想：朱唇上甜軟的美，不及心絃中諧音的調和。當柔髮挽在我的肩上的時候，遠不及我描出的人們情緒的發揚，與抑壓下去的一片段……也或者愛情終占有最後的勝利。但我這種目前確守的觀念，是易移不了的。（少停）

(韓肅立不少動！)

〔何〕我以為生的藝術，尙容易表現。表現死之藝術，最難使色調與思想相調協的。唉……我記起我在學校時代，曾讀過王爾德的沙樂美的劇本。沙樂美不是至美無比的姑娘嗎？他寧願與死人之頭接吻，以償他對於美的特異的嗜好。這是何等的奇異與莊嚴啊……死未必可讚美的，念慮的，死也是最後的勝利者。戰場上武士的盾上之屍，便是無窮的勝利寄宿之地。情人的墳墓，也是勝利的宮殿呢。……(少停)

(韓凝視之不少瞬。)

〔何拍案高聲〕死後之勝利！死後之勝利！我本了這個意思，來完成我的創作。半年的經營飢寒，全在這一幅中表現出。我的理想與境遇，以及將來的命運。這次再不得勝利，只有死能迎接我！引導我……(言時神氣激昂，泪隨聲下。)

〔韓驚異握何雙手〕青年……青年的朋友你的脈搏，都跳得急了！我真誠的，第一次受到這種感動！爲藝術建設者，你將來的成功，就在你的掌握裏，如同我的手，在你的手中一般的確，這個名字，哦！死後之勝利已經沈深的，使我起了不可名言的感動與顫慄的希望……

（電燈突明，壁鐘正打六點。）

〔韓〕蜚士，你的死後之勝利，當然是巨大的畫幅。（言時面上現紅色。）

〔何嗚咽〕是的，大幅……

〔韓解手却立〕想你，已經完成了吧？

〔何〕不止是大概的完成，且都已題寫妥當。只待微微的修改，這一次繪畫的賽會……我想……

〔韓〕我很明白，那是最好不過的事。親愛的朋友，你這番心血，想也不至於枉費！

(言時悚然驚顫)死後之勝利，(作滑稽之笑)不多談了。未知生，焉知死，我們難得今日的相逢。我是喜歡孤獨的，想來你是寂寞常了，也要痛飲一夕吧！(按鈴侍者跑上)。

〔韓〕開兩份晚餐來。

〔侍〕是……是！

〔何〕什麼？

〔韓〕有什麼的(顧侍者)快些快些！

(何將與語，侍者退。韓轉身西向)(幕緩緩下)。

第四幕

極巨大之廳事，外有圓門，飾以花綵。室內陳設華美，畫家七八人，各着禮服。廳內四壁，懸鏡畫數幅。中掛一幅。幅中隱約可見巉削高巖，上接青紫色之

天，畫之下層，則煙霧迷濛，巖下石堆中，一神女由棺中欠伸而起。生雙翼於脅下，面色蒼白中現微紅。執花一朵純白色，方蓓蕾而未開。一手上舉作祈禱狀。畫上有五字曰：死後之勝利，且有英文一行曰：The Triumph of Death。畫之四週，飾以金花。更懸一寶石獎牌一個於畫側。畫家甲乙方從事整理。而別有二人則對飲茶批評。餘人散坐交談，視線全集於此畫。幕啓，全場啞默約三分鐘。

〔畫家甲〕這次賽會，可說是有最豐盛的收穫了。

〔畫家丙方坐啜茗〕會長首先鑒定此幅，今天我們特別室中，有多麼大的光輝。你們不見那些遊覽的外國人，以及法國最著名的畫家，到這裏還讚不絕口嗎？……

〔畫家乙以一手整其華美之領巾〕那不是你介紹來參觀的那個古怪而長髮

的老人嗎？

「畫家丙」是……而且他更爲驚奇！他說我不甚相信是出自青年畫家的手筆呢。

「畫家戊由椅上立起」不但是青年畫家的手筆，還是無名的青年畫家的第一次作品呢！

「畫家己方拂拭其靴」怕有些不公平吧，我費了多少日子的工夫，所畫出的，僅僅得個二等獎。怎麼他，——銀行家的兒子，能够有這樣的作品？的確是創作，我再不會有這等作品，但我切實的疑惑。怕這高尚的藝術品中，有銅臭的氣味吧！

（全場默然，畫家甲捋其長鬚，以手示意。）

「畫家甲」你怎得這等愚笨呢，天才何必一定握在我們的手中，妬忌是藝術的

惡德（門鈴忽響）

〔畫家乙搖手〕不要亂說，叫人家聽了多沒意思。怕是來了，我們第一次授獎狀……第一次……

（蘇慕愚着華美之西服，至爲修整。同友人數輩上，面紅有得色，然時時顧其後。同由側門入室。）

〔慕〕哦！這是特別陳列室啊。

（諸畫家同急促起立，畫家甲足恭前立，執慕手。）

〔畫家甲〕你果然來得很早，我們會中人都切盼見天才藝術家的丰姿……實

在一個最大的榮譽！且是我們全體的名譽！我們不敢期望在藝術界上近五十年的光陰中，竟得見此第一張好的繪畫……（衆俱微拍手）

〔畫家乙〕我們今天特請你來，介紹與大家。此後你的繪畫的新運動，我們已望

見曙光在我們頭上浮漾了！

〔慕〕面色紅，期期不能出語，呆立視此畫。

〔友甲〕好美麗的陳設，非此創作，誰也當不起的。

〔慕〕不……不見得好吧，今天格外的使我慚愧，與心跳動呢！

〔畫家乙〕慕愚先生！你是在家庭慣了的，不慣於在社會……

〔畫家甲〕掀髯大笑，這是藝術家的特性呢！

（慕愚坐於畫側，仍視其畫不瞬。）

〔友乙〕我知道好是好的，但不能明白什麼是這幅畫的意思？本來我們與藝術

是太隔絕了，太門外漢了，你們大家，尤其是這位老先生，想來可以知道這幅

名作的表象與意義吧！

〔慕愚面紅〕可……

(畫家甲點首復視畫)

〔畫家甲〕本來呢，藝術不能夠以言語批評的……當我們審定慕愚先生這幅創作爲第一的時候。每個人批評的標準我想各有一種意見吧……（微停續言）不過據我的批評——也可以說是一種心的興感吧。你知道的，我在全國繪畫界裏，是立了幾十年的根基啊；誠然，我知道我是沒有創作之才的……在批評界中，我也作過多少的文字，可是永遠沒有遇到如這一幅的能感動我。至於說感動我，是由那里來的。藝術的意味，與精神你們猜是由色調吧……不，由於筆意吧……不，我敢說一句由於精神……（回顧慕）我這話可對麼？

（慕局促不知所答，畫家甲意得甚，方欲再言。畫家戊由畫側將獎章摘下，遞於慕愚。慕愚手顫接之。方欲立而言，右側門突開，何蜚士着敝衣垢髮，如

乞人，兩手上下撲入。一僕人奔躡亦隨之入。門闔有聲，室中衆各驚立。慕愚手持之獎章落於地。

〔僕〕咳……啊……

〔畫家乙以身障畫〕什麼事……

（何由地上躍起，狀如瘋人，眼窩下陷，睛微赤，大呼突前攫畫。美麗巨幅之畫，已破其一角。慕愚懼極，避於室隅。友人甲乙前持何腕，力若不勝，幾跌倒於地。衆皆退後。）

〔畫家甲〕天啊！什麼事竟會發生！

〔僕〕一個瘋子……剛……

〔何怒極以一臂壓友甲下伏〕你們……你們……盜賊流氓！累我多少日子的尋覓與探訪啊……好啊！哦！偷了我的作品，這等名譽！我這回明白了……明

白了！但我的生命的細流，都在這上面。（指顫指畫幅）你們……你們明明竊去人家生命上的至寶……哦我，何蜚士真正失敗了嗎？啊！這是何等的悲慘；與惡劣的世界啊！（哭回顧，衆皆對視，俱現驚極之色）咳！蘇慕愚誰竟代你簽了……不是換寫了名字？噯呀！世界上不是盜賊的活動舞臺嗎？我……我任人的掠奪……慚愧呀！（氣喘，淚痕下滴）我更有什麼罪惡……我更有什麼怕人掠奪的東西……我沒有財產啊……沒有家庭啊！沒有曾戀愛過我的人啊！我……只有她！我新結婚的她……（指畫）啊，我心痛……唉……（突倒於地，血沿脣下）。

（畫家乙稍稍前立）唉！唉！這是什麼事，簡直我在夢裏了！來來！這是瘋子嗎……我們把他扶起……

（僕人及蘇友人甲乙扶何坐，何目半闔，畫家丁戊相視微笑，現妬忌與快

意之色。

〔畫家甲〕嚇極了慕……（慕體抖由室隅趨過）這是怎樣出人意外的事……

〔慕〕恨我……這是一個可怕與毒惡的人……

〔友人乙〕直是個精神病的人……什麼證據呢？

（何目突啓，躍起。畫家甲大懼，以目視意與僕，僕匆匆下。）

〔何〕蘇慕愚，那個是……奪我生命的仇敵？（衆目視慕，俱不語。何左右顧，忽大

笑。）哈哈！（面慕）仇敵就在目前……好！你是竊我生命的妖……賊……

無恥的小人！（躍起，將前扭慕，慕驚退數步。諸人極力推何去，後何怒極，眼欲突出眶外。）你們……你們合夥奪我的生命……好啊！我的生命遂與你們吧！我的身體的餘力，也要同你們合攏了呀……世界就從此滅亡啊！（力掙不得脫，大哭，髮紛披肩下。）

（正相持間，僕人導警察三人上，一人執法繩。）

〔警察甲〕他就是吧？

〔畫家甲氣喘〕是的，就是這個瘋狂的人，不了……不了！簡直把我們會場的秩序亂了。

〔畫家丙〕我們已是沒有力再來拖扯他了……他說我們會裏的第一張有獎的畫，是他的，真是喪心的瘋子……

〔僕〕好不要臉的乞丐，竟難爲他想出這等賴人的法子，非處置他不可……

〔警察乙〕呀！可憐的瘋子，地下好鮮紅的一堆血迹……

〔何〕警察……哈哈！我願到監獄去！我的生命，早已被你們奪取了！我還有生命麼？……走！哈哈！我也有到監獄去的一天的幸福！

（警察二人將以繩縛之，一人執其兩手，何至此絕不違抗。）

「慕搖手」不必着慌，可憐的瘋子！我也再不責備他的無禮，好在這等人也不過是乞兒一樣的窮苦。請你們不必把他送到監獄裏；或瘋人院去。他也是我們一樣的可憐！（由袋內取皮夾一）教他拿這幾塊錢去。救濟救濟他這因窮犯罪的靈魂吧！教他出去，我們也落得清靜。

「畫家甲乙」慕愚先生，到底是度量大，能容納的人。瘋子！快點取着錢，找一點生
活的方法，不要再在這邊亂鬧了！

（警察甲將錢票取過，置何手中，而錢票由何手落下。何忽現莊重與滑稽的狀態。）

「何」賜予的錢幣……什麼東西？紙張的印刷品，小玩具，你們是容易哄得笑小孩子的我也是……我也是，不過我是好哭的小孩子呢！你以為幾張玩具紙，能以換我的生命嗎？交易，因我的藝術的嗜好嗎？（言時以足將紙票踏碎，

重復大哭，狀極怖人！

（衆相顧失色，警察怒極！）

〔警察乙〕的確是個瘋子，非帶他走了不可。

（警察乙將再縛之，何忽咳血花一塊，吐於警察衣襟，直立不再語。慕驚極亦不語。）

〔畫家戊〕這也是生命之血……

〔畫家己〕可寶貴的青年之血……

〔慕低語對警察〕罷罷……請你們趕快將他推出去，便不必再理他了，我怕極了……

〔警察甲乙〕走……走！（擁何出門，何至此並不抗拒。回顧慕與諸人，作強恨之冷笑。）

〔門開，僕導警察及何下。〕

〔衆皆集視慕慕面上顏色轉換，若久病初愈，啞默數分鐘，慕閉。〕

第五幕

蘇家花園之一角，通蘇慕愚之臥室。角門外青草平鋪如毯，隱約見有花木。慕愚住室，爲半洋式。玻窗半掩，窗外有太湖石，高逾人。石側植芭蕉數株。由半掩之窗中，可見有人影。卽慕愚與其婦正坐而談。不見全身，時聞人語時夕陽餘光，返映窗上，而門外則已漸見暗影。

〔慕〕你太不懂得通達的道理。

〔胡冷笑聲〕什麼是通達？難道殺死人、陷害人，也算得通達嗎？

〔慕起身步行室中，由窗外可見〕婦女褊狹的嫉忌性，真如磁石的吸力一般，任誰也脫不掉。

〔胡〕怎麼……妬忌性難道真是最不好的嗎？我承認我自己確有妬嫉性，是最柔荏的最薄弱的……比較起來，比男子，比你的縱慾性，總好些吧……像你……

〔慕立定注視〕我又怎麼樣……

〔胡〕你還不自己明白嗎？

〔慕怒聲〕我有甚麼，你儘管說……好就好，不好，有的大道路可走，我們原沒有甚麼關係的……

〔胡〕哦！好就好，不好各走我們的大道路，難得你也會說這一種話。我呀！（以手撫面）……

（吳珪雲着淡白洋式衣，由門外園中草地上，低頭行來，狀態頗爲幽鬱，將及門，聞有人相語聲，頓止，四週一視，態甚驚訝，又若頓悟狀，將返身。）

〔胡半泣聲在室中語〕我……我們只是作你們的玩具！你想想，你也曾具有心肝嗎？你何苦想盡方法，去圖竊取人家的高尚的愛情……

（吳驟返，身立門外，又作遲疑之狀。）

〔慕〕哈哈！越法奇怪，怎麼是竊取人家的愛情？誰呀？又說什麼想盡方法……

〔胡氣憤聲〕你還要騙得我嗎？其實我早明白了！爲了同性的尊重起見，爲了我的責任與地位起見，爲了我良心上的痛苦起見，我終究要告訴她。可是，也知道你究竟要自作自受！喪心的人啊……（泣聲）

（吳悚然！不覺輕步出門側，立石後。面色灰白。）

〔慕逼近胡由窗外可見〕她是誰？你儘着絮叨，有什麼道理？我到底有什麼地方待你不好……

〔胡〕她……我明說嗎？你還能不知道，我忍得說嗎……

〔慕更逼近〕說……說今天非問個明白……

〔胡起立〕還有誰？你只是想竊得她，女教師，吳……的愛情，你這種存心，我雖糊

塗柔懦，我早已明白了……

〔慕大聲〕說……說……

〔胡音悽咽而聲較高〕哼！我受你的哄騙，也終有明白的一日。女教師，她是怎麼樣的高潔！（吳以手障面，體微抖。）你這份心，總沒有死却的一日。你想盡的方法，可惜我早已知道。只有我知道的。你想着迎合女教師的嗜好，竊取她的愛情！你想偷人家的名畫，竊取藝術家的美名！（慕却退數步。石後之吳面現疑懼色。）我雖不知道是誰的主意，但你能說這不是你的惟一的目的是嗎？是你想藉着藝術的聲譽，要騙取她的愛情……你，愚笨的，妄想的，噯！你的心
思啊……

(慕癡立無語。)

〔胡〕我前此沒勸過你，你也不要只作戀愛之夢了！可憐我們柔荑的，怯懦的女子，只是常被你們愚弄啊……

(慕驟起立，握門紐欲出，吳驚退至門側，少住，慕忽釋手，回立原處。)

〔慕〕天啊！你那里來的探查，不過是謊言！雖然，你不能洩漏一個字的，設使那樣，
哼……

〔胡面對慕〕你真有權威呀！你想我終是一個無力而十分怯弱的生物吧！你想我終是你籠子中的鳥雀吧！唉……

〔慕〕你有膽量吧？

〔胡〕雖然，我自知是弱者，但我的同情心，再也不能遏住了！我能眼看見她墮入你的網羅中嗎？我能眼見得神聖的愛情，掉在你的足下嗎？我心中被熱血燃

沸了！我恨不得我再不作沒意思的人類了！我更不承認我是我，終是……你們手下的玩具啊……哦！我的勇氣！我終願你幫助我成功！我究竟不能將你的詭密，藏在我心中，作病苦……

（吳聞胡之高語，面上現感激與驚喜色）

〔慕斜睨之〕你真有這種膽力嗎？我看你終不能忍棄了你的丈夫！（又將出至門側，胡驚退下，爲石子絆倒。室內二人聞門外有聲，相顧色急。慕突關門，吳已起，回視卽飄然由園中側道走下。慕遙見衣裙飄拂，身搖幾撲。胡正拭淚痕，慕回視作恨恨色。胡倚門側，嗚咽幕下。）

第六幕

蘇惠和之客室，極寬敞明明。時在晨十時，蘇吸雪茄煙，在室之一隅安樂椅上。椅側有一圓几，置杯壺數事。蘇吸烟時，面現憂鬱色。左側門啓，一僕人手

早報上，肅立置案上。蘇急取閱之，目光忽着報之第一頁左方。

〔蘇讀報〕藝術界之不平鳴（少頓）哦（續讀）窮畫家之生活……執袴子之詭計……平反……全體繪畫界之恥辱……宜有法律上之懲罰（手顫落報於地）她竟然這等的利害啊（繼又持報閱之）

（聞未及半，忽按叫人鈴，僕人急上。）

〔僕〕老爺什麼事？

〔蘇〕快……快請……少爺來……快……

〔僕〕是……（下）

（蘇以手揩面上汗珠，噫氣側坐於椅，重複看報紙。忽以手障面。時其子慕愚斜披外衣上，面未盥洗，髮尙散，至蘇身側。）

〔慕〕什……麼事發生了……

〔蘇定睛視慕久之〕拿去看！〔取報紙與慕〕

〔慕閱報已，忽大聲〕

〔慕〕爸爸……昨天她竟不聽我們的勸言嗎？她究竟披露出來了呀……可怕

啊！從此後我的地位與名譽。

〔蘇以手拍案〕難道就止是你的地位與名譽嗎？誰教你愛去出這種風頭；誰教你不安本分，你不想我們也夠得上在藝術界插足嗎？你到底爲的什麼？到底是那一個給你出的這種詭詐主義？我早知道……早知道你不是享有這種名譽的。咳！誰教我也是吃了愛名的罪過，然而你又爲什麼不辦得嚴密些。你看……這不是吳珪雲作的稿子麼？她又爲什麼這樣的同你作對……你……你什麼地方得罪了她……？你知她不是柔弱的女子啊！唉……糊塗到這個地步！可憐我怎的要蒙了面具到社會上混去！人家是怎樣的笑罵我！你明

白嗎？你看見早報上這些論斷，你明白人家要控告你嗎？你明白你成了罪人嗎？……不幸的日子來到……

〔慕〕忽轉爲強毅之狀「你還要害什麼的懼怕！既然走到了這個地步，說不得什麼，只有拚去……拚去……」

〔蘇厲聲〕拚什麼和誰拚去……

〔慕〕報紙只管登載，誰若和我因此起訴，有我呢！……好容易的犯罪證據在？那里什麼何蜚士……窮畫家……我知道了，到今天才知道。不過是吳珪雲的情人吧！她想因此圖賴我啊！我已是怎麼？我已是博得社會上的名譽，看牠有什麼權力，能夠將我送到牢獄裏去……

〔蘇微點首又仰視其子〕你知道嗎？什麼證據不證據，訴訟不訴訟，暫且不管他們，但……

〔慕〕冷聲〕但……什麼？

〔蘇〕面極懊喪〕社會上的制裁對於名譽上的制裁，怕不比什麼還要利害些！即我的銀行業，也恐怕受了……受了你的影響！

〔慕〕坐於沙發上面紅氣促〕爸爸！你還作過分的憂慮啊！名譽是名譽，金錢只管在你的掌握裏。這話是餘商告訴我的。他說你只要牢記在心裏，不要怕什麼的……任管什麼事……

〔蘇〕那個餘商……

〔慕〕警察廳裏的偵緝科長。

〔蘇〕注視慕面〕他……是他！

〔慕〕他還說今午一定要來的！

〔蘇〕作什麼來？

〔慕〕什麼……爲這個事情來。

〔蘇〕誰教他知道？

〔慕〕反正哄不了人，是我去信先告訴他的，請他來商量個法子。

〔蘇〕這倒是一個事後的計畫。（面上微現希望之色）

（門外忽聞小孩哭喊聲，胡虛瓊引富生、華生同上。蘇與其子見門啓皆起立。胡視二人之神色，卽立定不語。華生前牽其父衣。）

〔華〕啊爸爸先生跑了哇……我們親愛的先生跑了……

〔富作微笑〕不是跑了，丟了呢！

〔蘇牽華手〕那個先生……先……

〔華拭泪〕她呢……她呢……

（胡至蘇與其子中間。）

〔胡〕我明白說吧……昨天在晚餐中，密斯吳不是着實說了一些不明不白的話？我也聽不十分明瞭。又是人格啦、道德啦、階級爭鬭……金錢罪惡，後來我看見慕愚（視慕）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我就明白了，我全明白了。她說了半天，我方才明白又是爲了一幅畫弄出來的是非。今天一早……弟弟妹妹還沒有上書室的時候，密司吳便搬走了。伺候的老媽子，那里能知道詳細呢……論理這個話，今天我也得說了。可是我不是止說了一次。如今再說，還有甚麼益處呢？密司吳這次走，是爲了什麼呢？（回視慕，慕挺立怒目）人家再不走，也太不成回事體了！我們的家庭，還能再容人家在這裡立住嗎？（少頓）本來密司吳上這裡來，還是我的舊同學將她薦來的，我如今怎樣的對不起她啊！但……人生的不幸……

（慕怒極取報紙擲於胡臂上。）

〔慕〕什麼事都是你作壞了！你看……

〔胡〕取報閱未數行！我早知道有這一天，這也是……

〔蘇〕蹙眉搓手！不要提了，趕快想個對付的方法。

（華生、富生對立仰視其兄嫂，不知何故。）

〔華〕嫂嫂先生多少時候才來呀？

〔胡〕……哦……

（僕人持名片上遞與慕！）

〔僕〕周先生來了。

（慕將名片遞與蘇！）

〔蘇〕哦！請進來來的恰好！

〔胡〕誰？

〔慕〕你同妹妹玩着到後面去吧。

〔胡歎氣〕密司吳走得傷心啊……

（華生由慕愚手中取名片。）

〔華〕周……周（富生躍過）

〔富〕還不認得字呢……周……什麼……商呢！

左門微響，胡回視慕現嘲笑狀。由右門下。華生、富生隨下。左門啓，少現人影，幕下。

第七幕

冷靜之春郊，古樹遙接，一望無際。河流邊蘆葦方生，已有二尺餘高。古樹盡處，一破屋茆草覆之。時有小鳥來往啁啾。景物靜極，四無人語。吳珪雲披夾外衣，着單履，持一紙，匆匆上。面色微絳，氣喘，四望至破屋處，用輕捷之步躍入，

偏覓無所見，作失望之色！

〔吳〕天啊！難道不能給我最後的成功嗎？那里去呢？

（出屋偏覓，仍無所見，屏立狀甚惶惑！泪珠融融欲墜。時河流之新葦中，忽聞呻吟聲。吳甚驚異，趨前撥葦叢，至一石側，突見何蜚士破衣臥石下，面色因為塵垢所掩，不可辨，吳伏與語。）

〔吳〕哦！你怎麼倒在這里？唉！昨天我見你還是比今天好得多呀……

〔何微啓目見人影，突發喊聲〕魔鬼……魔鬼！哦！怕呀！誰是我的同情……（語

喃喃不可聞）

（吳驚極，泪下，更伏其身。）

〔吳〕可憐的畫師……青年啊！魔鬼那能來到這個大自然的清靜之地！哦！你還認得我嗎？（俯首至慚）

〔何微移其體，目半闔，審視吳。〕

〔何〕昨天的你……唉！我知道……我知道我又受騙了……你是魔鬼化身的安琪兒，你是散蓮馨之花引我走路的……我並不信上帝在那裏……我再不……祈禱……哦！在手裏，在手裏……死後之勝利啊……

〔吳〕可憐的人……你忘了昨天同我談的話嗎？我是你的助力者！我情願替你做平反你的冤枉的！我願作你再生的光明之燭，將你引回到生活之路上去……〔何無語，目光微啓，神色散漫。〕哦！你終是勝利者嗎？你終是天才與同情的勝利者說不定這回全個社會裏已經有多少人要見你……

〔何微聲〕爲……什麼……

〔吳〕你的死後之勝利終被全社會上的人承認，是在你的手裏了！而且，我昨天對你所說的計畫，竟然有了第一次的響應……你聽……〔讀報〕藝術界之

不平鳴……窮畫家之生活……執袴子之詭計……平反全體繪畫界之恥辱……法律上之懲罰……（何微仰其首，似將起。吳現躊躇狀，繼又決定以手扶之，起倚石側。）還是啊……

〔何狂聲大笑〕勝利究竟從你……你是誰從你的心思裏……移植，再植……到我的手中……哈哈……我這平生的心血，也能有人溶解他哦！（聲忽止，頭垂下，左手摸索，執吳纖指。目忽大啓，繼作慘笑，嘔血於葦叢中。吳懼極，惟注視之，所持報紙，亦落血泊中。）

〔吳〕你……你究竟怎樣啊！

〔何聲如遊絲〕勝利啊……藝術……生命的……你……

〔吳〕可憐我怕啊！你究竟這樣嗎……

（何首漸垂。吳雙手扶之，泪沿頰下。何首微仰，與吳接吻，吳俯首就之，吻其血脣。何口中血忽大噴，吳衣衫盡爲血染。落照映之，幕緩緩下。）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The Triumph After Death

(A Pla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此書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回(小說月死後之勝利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七一九六分

71 1 2
10.10.26
1-13